

葡萄藤

Grapevine

2021年10月第200期



那些在天主恩寵和友誼中過世的，而尚未完全煉淨的人，雖然他們永遠的得救已確定，在死後要經過煉淨，為能獲得必需的聖德，進入天主的榮耀。— 天主教教理 1054 號

中華天主教耶穌聖心堂

<https://www.chinese-catholic.org>

<https://www.facebook.com/chinese.catholic>

本期目錄

封面畫: All Souls' Day (Le jour des morts), William-Adolphe Bouguereau, 1859

ii 主編小語

◆ 甘智岡

神長的話

1 慎終追遠的彌撒聖祭

◆ 林育明神父

3 玫瑰聖母月淺談聖母軍

◆ 周道執事

慎終追遠

7 代父教我的最後一堂課

◆ 王念祖

11 道路、真理、生命的見證

◆ 毛文群

15 死亡是痛苦的結束，善終是永生的開始

◆ 毛中甫

18 無邊絲雨細如愁

◆ 喬若

24 追思我的父母

◆ 甘智岡

27 追思周伯伯

◆ 浮雲

談書論畫

28 布格羅的美麗與哀愁

◆ 聖心書屋

31 《Life Stills》- Geoffrey Lasley 的尋道人生

◆ 李翠婷

34 《你會和天主爭辯嗎？》讀後感

◆ 同窗

生活與靈修

38 我們和自己的距離

◆ 布衣

41 沙灘漫步人生路

◆ 君人

43 失落的靈修

◆ 張宏秀

☆ 歡迎您投稿本刊，分享信仰及生活，文章以三千字內為原則 ☆

來稿請寄：grapevine@chinese-catholic.org

指導神師：林育明神父

輪值主編：甘智岡

校對：朱嘉玲

網頁：楊漪婷

排版：劉珊珊、王念祖

稿庫管理：劉珊珊

新聞：楊治財

廣告：楊治財

我們天主教基於諸聖相通功的道理，現世的教會和天國諸聖及煉獄亡靈都保持聯繫。在每年十一月二日的追思已亡節日，我們特別為煉獄亡靈求天主賞賜他們早日脫離煉獄，升天享福，而且不限於領了洗的教友，因為善良的人都是天主的子民。這和我們中國人的慎終追遠在精神層面上是相通的。

「慎終追遠」這話出自《論語·學而篇》。我們追遠的終極目的是為煉獄亡靈祈禱，求天主賞賜他們早日脫離煉獄。我們這期《葡萄籐》的主題就謹定為〈追思亡者，慎終追遠〉。

謝謝林神父的開場介紹追思亡者彌撒聖祭。十月也是聖母月，周執事的介紹聖母軍文章也非常感謝。

在我們「追思亡者，慎終追遠」的主題欄目中，首先介紹王念祖弟兄的這篇感人的〈代父教我的最後一堂課〉，接下來毛文群姐妹寫的〈道路、真理、生命的見證〉是紀念她媽媽的文章，和毛伯伯中甫（毛文群姐妹的父親）悼念亡妻的靈修詩文，這兩篇文字和感人的詩文述說了毛伯母彌留到臨終的全部過程。喬若姐妹的〈無邊絲雨細如愁〉和甘智岡的〈追思我的父母〉都是悼念去世父母的文章。父母對我們的愛和恩情是無法用筆墨來形容的，而它的起源就是天主的大愛。浮雲弟兄追思周伯伯的文章讓我們懷念這位老而彌堅，為其他長者提供駕駛服務直到出車禍，他最後因此而離開人世。

我們在「談書論畫」的專欄中，有聖心書屋提供的〈布格羅的美麗與哀愁〉，這幅畫把追思亡者，慎終追遠的哀愁，永生的安慰與復活希望完全表現出來。李翠婷姊妹介紹《Life Stills - A Spiritual Calculus》這本詩集，與同窗分享的《你會和天主爭辯嗎？》的讀後感，希望大家對這兩本書有一個初步的印象。

讀了布衣的〈我們和自己的距離〉，我也在想我能不能利用疫情時期，充實我的 inner self？建立我的 inner power？結果發現我是依然故我的每天往外跑，不能靜下來完成這個目標。疫情大概已過去了七、八成，我依然是原來盲動的我。再讀了君人的〈沙灘漫步人生路〉和宏秀的〈失落的靈修〉我驚覺我離那「沙灘漫步人生路」的境界是那麼遠！這方面的靈修我還差得遠，難道我真的要等到大限到來時，遭受雙重的打擊，而不是讓耶穌帶領靈魂，更純淨地進入天主的臨在嗎？

慎終追遠的彌撒聖祭

林育明神父

記得在 80 年代，我還在中國的醫院放射科工作時，每個月的工資 38 塊人民幣加上營養費每月 12 塊人民幣，總計一個月拿 50 塊人民幣。自己留下 5 塊人民幣，其餘全數交給母親，母親立即拿出 10 元為所有煉靈奉獻彌撒聖祭，由我親手交給神父，這樣捐獻為時有十年的光陰。當我離開中國進入修道生涯，我就實際參與每年十一月份教會為所有煉靈祈禱和奉獻的聖祭，那聖祭的意義就是要我們慎終追遠。

每年十一月為煉靈月，提醒世人不要忘記已故的人，在世之人也要煉淨一個純潔的靈魂。在教堂或公墓進行對亡者的追思彌撒，對不認識或認識的人、無人祭祀的亡者，我們都祈求天主憐愛、廣被恩澤。追思亡者彌撒，具有中國慎終追遠的含意，及教化提醒世人的深意。天主教的生死觀，是把死亡看為一種喜悅，因為人生完成了使命，死亡後，永生才是真正生命的開始。天主教的禮儀以彌撒為中心，重現基督在十字架受死，而以己身為祭品獻給天主。因而在天主教看來，彌撒禮儀含有獻祭與犧牲的意義。

按照禮儀規定，彌撒基本上有聖道禮儀、聖祭禮儀和禮成祝福三個階段，其中聖祭禮儀是彌撒祭禮的主要部分。在聖祭禮儀時，首先由主禮取出無酵麵餅和葡萄酒，並在酒內滴上幾滴水，象徵天主取了我們的人性；隨即唸〈獻禮經〉，到頌謝詞的「聖、聖、聖」一句時，就進入了彌撒的核心階段，準備迎接即將降臨祭台的耶穌。這時主禮代表耶穌，拿起麵餅，口誦：「這就是我的身體」，再舉起酒杯，口誦：「這一杯是我的血…」接著，主禮唸〈天主經〉並先吃麵餅和飲葡萄酒，然後為自願領聖體的教友分送聖體。天主教徒相信，經祝聖的酒和餅，其形與質均已神秘地轉化為基督的血和肉。

流傳於中國天主教的彌撒，雖然一直保持著教會傳統禮儀，但也發展出本國特有的文化，即為已故的父母和其他亡靈舉行慎終追遠的彌撒聖祭。我們根據教會古老的習慣，教友去世，就為他舉行追思彌撒，求天主賜他早登天國。教會也會在每年十一月二日的追思已亡瞻禮為所有在煉獄中的靈魂奉獻彌撒。

追思已亡使我們常念親恩。盡孝更重要的就是要避免「子欲養而親不待」的遺憾。盡孝應在生前從而推及死後。天主教追思已亡的習俗不僅在於勸勉信友善度今生，重視將來，同時也提醒每個基督徒，「死亡如盜賊」不期而至，故而應珍惜眼前人，尤其對自己的父母，作子女的更要趁他們尚在人世時努力盡孝，不留遺憾。將孝敬父母的誠命生活出來。

我是耶穌聖心堂的本堂神父，每年為所有去世的教友及教友們的祖先奉上彌撒聖祭，就像 80 年代的我和母親一樣，奉上虔敬的心，祈求天主讓所有煉靈進入永遠的生命。請大家為煉獄眾靈魂祈禱，求主施恩憐憫，恩賜他們永遠的光榮。

特此感謝本期收到的捐款：

周敏弟兄	\$300
徐偉娟姊妹	\$100
譚媽媽(陳秀瓊姊妹)	\$100
Maria Sung	\$30



葡萄藤主編：

感謝每期都寄葡萄藤給我，
現謹寄上 \$30.00 元作為葡萄藤費用。
多謝你們

教友

MARIA SUNG

6-22-21

玫瑰聖母月淺談聖母軍

周道執事

聖母軍是一個普世性的教友團體，以祈禱和愛德服務人群，並拓展基督的神國，好彰顯天主的光榮。今年是聖母軍誕生 100 週年的紀念，在十月份玫瑰聖母月的時候，讓我們來談一談什麼是聖母軍？還有她的神修生活。

1. 聖母軍的由來

1921 年 9 月 7 日瑪利亞誕辰的前夕，聖母軍在愛爾蘭的都柏林市誕生。那一天應法蘭克·杜福（Frank Duff, 1889-1980 年）的邀請，有幾個人在一座名為邁拉之家（Myra House）的建築物裡聚會。該小組的成員包括了彌厄爾·托赫神父（Fr. Michael Toher），財政部的僱員；以及大約十五名女性成員，幾乎都是坐辦公桌的上班族或者商店裡的職員，以及法蘭克·杜福一起組成。他們希望致力於積極的門徒精神，類似於聖文森特·德·保協會。他們見面後圍著一張桌子，桌子上放著一尊至聖童貞聖母瑪利亞的塑像。在唸完了「聖神請來」和玫瑰經之後，杜福談到了他對聖路易·蒙福（1673-1716）所寫的《真誠孝愛聖母》的心得。第一次的閱讀讓他有一點反感。他覺得聖奴隸的言語很奇怪，但默想瑪利亞的教義打動了他，他深信這一類的教義是生命的泉源。

接下來，他們決定兩個、兩個地去都柏林聯合醫院探訪病人，並給予精神上的鼓勵，然後在接下來的一週，他們返回邁拉之家報告探訪的結果並接受新的任務。漸漸地，這個團體開始發展，並且很快的成長起來。他以「聖母軍」的名字命名，因為它像羅馬軍團一樣有極高的效率。通過這種方式，他巧妙地避免給這樣的團體一個愛爾蘭或當地的名字，因為它意味著這個組織將會擴展到世界上所有的國家。

聖母軍有一位突出的團員是埃德爾·奎因（Edel Quinn, 1907-1944），她在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在非洲開展聖母軍活動。她對聖母軍使命的獻身精神，即使在她身體不好（肺結核）的情況下，也讓她她在聖母軍內外都受到了極大的尊敬。目前，埃德爾·奎因以及法蘭克·杜福和可愛的聖母軍駐南美洲特使阿爾菲·蘭貝（Alfie Lambe, 1932-1959 年）冊封真福的審核正在進行當中。

2. 聖母軍的架構

a. Praesidium (支團)

聖母軍的基本單位稱為支團，通常設在堂區裡面。一般支團由 3-20 名團員組成，每週在其堂區舉行會議及匯報指派的工作。

b. Curia (區團)

支團的上級單位稱為區團，通常一個區團管理兩個以上的支團。

c. Commitium (督察區團)

它直接管理自己的支團。此外，它還負責督察一個或幾個區團。通常在一個中等城市或一個省的一部分地區。例如達拉斯教區的和平之后督察區團。

d. Regia (區域團)

在一個較大地區裡（例如負責更大的領土，如省或州。）行使職權的聖母軍議會，而規模僅次於分團的稱為區域團，總部會指示一個區域團該如何直屬總部或是分團。例如涵蓋馬里蘭州及弗吉尼亞州的阿靈頓區域團。

e. Senatus (分團)

它通常在一個非常大的區域內控制 *Regiae*，通常是一個國家或一個非常大的領土，例如休斯頓分團掌管德克薩斯州、路易斯安那州和新墨西哥州。

f. Concilium (總部)

聖母軍有一個中央機構，稱為聖母軍總部：它握有最高的行政權力。它有權（在教會當局的權力下，一如手冊所規定的）訂立、修改或解釋章程。無論在什麼地方，它都有權設立或撤銷支團和下級部門。它可以決定聖母軍各方面的策略，解決一切的爭端、上訴、團員問題，以及一切有關工作的適合性，或執行工作的方式等問題。

3. 聖母軍團員

凡具有下列條件的天主教徒，都可參加聖母軍：

- (一) 忠誠地善度教友生活。
- (二) 願意在聖母軍內滿全教會的傳教工作。

(三) 準備盡聖母軍團員所有的各種義務。

凡願參加聖母軍的教友，應向支團申請為團員。凡願參加聖母軍而未滿十八歲的教友，僅可以加入青年支團。凡經過支團團長審慎查詢，認為申請入團者適合聖母軍的條件者，才可成為試驗團員。

試驗團員須經三個月的試驗，才可成為正式團員；試驗團員在開始時即可參與聖母軍的開會及從其他正式團員匯報指派的工作當中學習。

4. 聖母軍的神修生活

瑪利亞本人的神修精神就是聖母軍的神修精神。

最重要的是，瑪利亞的三個神修品質應該引起聖母軍團員的注意：

a. 她諸寵中保的角色。

教宗良十三世在 1894 年 9 月 8 日發表的關於玫瑰經的通諭中說，瑪利亞是諸寵中保。聖教會相信所有的恩賜、美德和天主的恩典都是通過瑪利亞賜給這個世界的，她知道把它們分發給誰。雖然這個原則還沒有被定義為教義，但人們已經相信瑪利亞是所有恩典的中保，也相信聖神永遠忠於天主在所有女性中所揀選的瑪利亞。

b. 她的始胎無染原罪。

天主已經暗示[這種始胎無染原罪的特權]，從起初，天主就向瑪利亞承諾並且對著蛇說：「我要把仇恨放在你和女人，你的後裔和她的後裔之間，她的後裔要踏碎你的頭顱，你要傷害他的腳跟。」(創 3:15)。正是從全能的天主對撒旦的這些話當中，聖母軍汲取了信德的熱情，及其與罪惡作戰力量的秘密。它全心全意地希望成為瑪利亞的後代，因為只有在那裡才能找到勝利的誓言。我們越是成為無玷聖心的孩子，我們對邪惡勢力的敵意就越活躍，我們的勝利就越完整。

c. 她的母性精神。

既然我們是她的孩子，是的，我們就應該這樣做，就像她非常愛護她的孩子一樣。我們必須祈求她滋養我們，引導我們，教導我們，勉勵我們，解決我們的疑惑，把我們從奔波流浪中拉回來，這樣，完全信任她的照顧，我們可以長成我們兄長耶穌的樣子，並分享祂與罪惡搏鬥和戰勝罪惡的使命。

聖母軍神修生活的結論：

聖母軍的奉獻精神是團員成為耶穌基督門徒的基礎。聖母軍特別重視的職責之一，就是向天主之母表達這種熱切的奉獻精神。對瑪利亞的真正奉獻，只有在與她聯合的情況下才能實現，並且全面的發展。聯合必然意味著生活的共同體。然而，瑪利亞的生活並不在於接受景仰與欽佩，而在於分施恩寵。因此，聖母瑪利亞可以宣告：「我是耶穌基督的母親，然而我也是他最親近的門徒。」一如她所說的：「我是始胎無原罪。」那樣真確。

因此，親愛的聖母瑪利亞，請幫助我們像妳一樣的順服天主，在與妳聯合的生命當中，讓我們懂得奉獻自己，分施我們從妳那裡獲得的恩寵，使得我們更加的接近耶穌。阿們。



代父教我的最後一堂課

王念祖

我在寫給好友夢漣六十歲生日的賀卡中，有這麼幾句話：「幾十年來，妳的老師就是我的老師，妳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妳的兒女就是我的兒女 ... 因為我的 roommate 成了妳的 roommate，妳的天主成了我的天主。」

四十多年前，初到美國時，夢漣是我研究所的同學，當時還是她的男友的寶謙是我的室友。畢業成家後，他家的兩個女兒常被「借」到我家來解除我家獨生女兒的孤單危機。我岳母來美後，與夢漣的母親——劉媽媽成為好友。兩家三代數十載的「世交」，自非泛泛。因此，當我四十歲領洗時，理所當然地央求夢漣的父母做我的代父母，更何況，當初我這個頑劣的無神論者，也是因著夢漣的推手，才會由敷衍地「就去一次慕道班」，進而邁上信仰的康莊大道。

神父「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在我的頭上倒了三次水後，我轉過臉，眼簾上仍有水珠滴下。我看到代父站在代母的旁邊，雙手合十默默地祈禱。想到早晨碰到代母時，她對我說：「我們家老爸從決定要當你代父開始，每天都更加認真地祈禱，加倍地念玫瑰經，說要好好準備當你的代父。」我明瞭了，最初劉伯伯一直謙稱自己信德不足，對聖經及信理理解不多，推辭不肯答應當我的代父，不是因為客套或不願，而是因為他對天主的事情總是如此的慎重。這是代父教導我的第一課。

一生在軍旅中報效國家的劉伯伯，在溫和親切中總帶有一份威嚴，雖然聲如洪鐘，但常靜默寡言。每次在聖堂看到劉伯伯莊敬肅穆地



虔誠祈禱時，我都深受感動。然而，慚愧的是，我這個不肖的代子，領洗幾十年，從沒有正式地向他請益，如何在這紛擾的世途中常保信仰在心中堅定不移。



前年（2019）中，我的代父被診斷出罹患胃癌，但以他的高齡，不適合做任何強烈或侵入性的治療。得知自己的生命已是日薄西山了，劉伯伯沒有驚惶恐懼，而是在第一時間就請神父為他做和好聖事，並為他自己奉獻彌撒，感謝天主賜與他的一生。住進醫院後，劉伯伯的身體狀況日益衰微，但他的信德絲毫未減。有一次去醫院為他送聖體時，昏睡中的劉伯伯，一聽到「聖體」就掙扎著想要坐起，被我們勸阻後，

他立即雙手合十，開始喃喃地祈禱。在禮儀中，雖然他已疲倦地無力睜開眼睛，但仍竭力地大聲對應、念經。

在醫院住了幾個月後，劉伯伯回到家中安寧療養。往日壯碩魁偉的他，這時除了偶爾微量的進食外，大部分時間都在昏睡的狀態。夢漣告訴我們，有一天早晨，父親醒來睜開眼，問說：「為什麼天主還沒把我帶走？」想到劉伯伯久臥病榻的痛苦，聞者莫不鼻酸。2020年中，全球新冠疫情正值高峰時，我的代父回歸天家了。

劉伯伯的殯葬彌撒在天主教墓園的聖堂舉行。走進聖堂，偌大的空間只稀稀落落地坐著十名左右，戴著口罩的家人。因為防疫的限制，散居世界各地的子孫及親友，無法盡皆趕來奔喪，只能靠著網路直播來送他塵世的最後一程。此情此景，讓我深為感傷。辦理父母、尊親喪事，要依禮盡

哀，圓滿孝道，本是華人最重視的親情倫理，而此時為許多人而言，竟成了如此遙遠而奢侈的渴望。

我走近放在祭台前的棺木，心潮澎湃，思緒萬千地瞻仰代父的遺容。劉伯伯微微側向的臉龐，彷彿在對著棺木內緣掛著的十字架苦像訴說：「這場好仗，我已打完；這場賽跑，我已跑到終點；這信仰，我已保持了。」

（弟後 4:7）他安祥的面容與交疊的雙手，讓我想到最後一次去探望他時，在他床前站立了許久，直到我們將要離去時，他才稍微清醒。雖然闔著眼，他認出我的聲音，巍巍顫顫地努力要從被褥中伸出手來。我握住他的手，他以低沉微弱的聲音說道：「多為我祈禱。」



殯葬彌撒進行中，對代父的記憶，一幕幕地在我眼前閃過。當神父唸到頌謝詞：「主、為信仰你的人，生命只是改變，並非毀滅；我們結束了塵世的旅程，便獲登永遠的天鄉」時，我豁然開朗。我懂得了當劉伯伯在病榻上抱怨天主，「為什麼還沒把我帶走」時，他不是因為病苦厭世，而是他已準備好了接受天主的召叫，進入基督的復活中。看著為了劉伯伯哀傷的親人，我對「慎終」也有了一層新的領悟。

沒有人願意死亡，但死亡卻是所有人從出生開始，就一步步邁向的終點。沒有人喜歡面對，不論是自己的或親友的死亡，然而我們無可避免的總要在生命中經歷死亡。既是無可避免之事，「如果今天你不準備死亡，明天你將變成什麼？」《師主篇》這本流傳千古的靈修著作為我們提出了這樣一個自我的挑戰。

為基督徒而言，死亡不是毀滅而是改變；不是終結而是復活。聖保祿宗徒說：「我們藉著洗禮已歸於死亡與他同葬了，為的是基督怎樣藉著父的光榮，從死者中復活了，我們也怎樣在新生活中度生。」（羅 6:4）藉著洗禮的恩寵，死亡已被聖化成為通往另一個新生命的門戶。我們不逃避最後肉體生命的死亡，但在每一次的悔改與皈依中與基督同死、同葬、同復活，直到我們進入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在那裡，天主「要抹去我們臉上的一切淚痕；以後再也沒有死亡，再也沒有悲傷，沒有哀號，沒有苦楚，因為先前的都已過去了。」（默 21:4）

既然為基督徒而言，「生活原是基督，死亡乃是利益」（斐 1:21），基督徒的「慎終」就不是在於為亡者準備的哀榮厚葬，也不是在於為自己祈求沒有病痛的「善終」。而是為自己，也為我們所愛的近人，準備好迎接復活的光榮，以死亡戰勝死亡，如同聖女小德蘭在她的《遺言》中所說：「我不死，我進入生命。」

劉伯伯的棺木緩緩地降入已挖好的墓穴後，撐著拐杖的代母，在女兒的攙扶下，將一把黃土撒在結縈已逾七十載的老伴的靈柩上。我不忍注視這一幕。轉過臉，眼簾上仍有水珠滴下，我看到代父站在代母的旁邊，雙手合十默默地祈禱。只是這回，不是在聖洗池旁，而是在他自己的墓穴旁。我不再哀傷，悄悄地對劉伯伯說：「老爸，謝謝你教導了我，人生最後這一堂『慎終』的課。」



道路、真理、生命的見證

毛文群

一粒麥子，如果不落在地裡死去，它仍然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若 12:24）。

媽媽平靜安詳地走了。留下她那深深的無限的愛給這世上。這些年來我曾無數次想過，年過九旬、久病體虛的媽媽會離我們而去。每次探親離家時，回望媽媽那一刻就會閃過一個



念頭：「這是否是看媽媽的最後一眼？」然而，當這一天 2021 年 7 月 14 日到來時，我盯著手機上家裡發來媽媽去世的消息，仍禁不住悲痛萬分，淚如泉湧。腦海裡湧現出最後一次跟媽媽說話的情景，那是在兩年前（2019 年）十月初回國探親，臨回美國的前一天晚上，媽媽支撐著從床上坐起來，對我說，她現在所以不大說話，是因為她常叫錯名字。那時二姐夫剛剛去世幾個月，全家人都十分悲傷。媽媽說她怕不由自主地叫出二姐夫的名字，家人尤其是二姐聽到後會難過。多麼慈悲的母親，不忍心讓孩子受一點痛苦。我默默地點著頭，深知二姐夫從患癌到去世，媽媽是多麼心痛。家人開始一直瞞著她，後來讓爸爸慢慢告訴她。然而媽媽比我們每一個人都更堅強，因為她一直在為二姐夫祈禱，相信天主已接納二姐夫的靈魂去了天堂。因為我第二天一大早的飛機，就沒有去叫醒媽媽而不告而別。姐姐後

來告訴我，媽媽醒來後得知我們已經走了，她失聲痛哭，說怕是再也見不到我們了。是的，被媽媽言中了！兩個月後，疫情就爆發了…。而這兩年是媽媽身體最虛弱、最需要人照顧的時候，我竟沒有盡一天的孝。六十一年來的養育之恩，寸草心終生無法再報三春暉。當晚我無法入眠，想著我與媽媽最後相見，定格在那一幕，好悲傷！

原以為因疫情一切後事都會從簡，出乎預料，第二天家中傳來媽媽殯葬彌撒的錄像，我們在外地的子女遙空與家人一起，在神父的帶領下和教友們的陪同下，仍得見媽媽最後一面，送媽媽最後一程。心中無限感恩和安慰。媽媽頭頂上方豎立著十字架，身上蓋著白色殮布，上面繡著「安息主懷」，聖名：依搦斯。中間繡著十字架，由四個小天使守護著。下面毛筆字寫著：「死亡之來難免，審判之嚴難當，地獄之苦難受，天堂之樂無比。」最下面繡有兩棵常青樹。媽媽安詳地躺在百花叢中。

「義人的靈魂在天主手裡，痛苦不能傷害他們。…雖然在人看來，他們是受了苦；其實，卻充滿著永生的希望。他們受了些許的痛苦，卻要蒙受絕大的恩惠，因為天主試驗了他們，發覺他們配作自己的人；他試煉了他們，好像爐中的黃金；悅納了他們，有如悅納全燔祭。」（智 3:1-6）

神父誦念著：「凡父交給我的，我連一個也不失掉，而且在末日還要使他復活。」（若 6:39）講述著天主對敬畏祂的人的愛和永生，教友們和全家人齊聲唱詩頌禱，在耳邊回蕩，這神聖溫馨的彌撒場景，刷新了我與媽媽的最後一面。填補了我心中無法送媽媽最後一程所造成的終生遺憾。感謝仁慈的天主！

接下來伴隨著家人獻彌撒的時間及錄像，念著玫瑰經，悲痛的心情得到很大安慰。天主的全能和仁慈，祂是生命的主宰，是戰勝死亡的神。主耶穌以祂的聖死和復活，為人類打開了永生的大門。將死亡的陰影轉變為永生的曙光。聖神為去世的人和活著的人建立了聯接，藉著彌撒聖祭和祈禱，使我們能夠跨越死亡的界限，與媽媽的心靈相通。我們唯有全心信靠天主，才能撫慰喪母之痛，唯有按照媽媽的遺願歸向天主，內心才能得到安寧。媽媽在天上看著她的眾兒女子孫後代，齊聚在天主聖殿，同聲為她祈禱送行，她一定非常欣慰，並且一如既往的為我們祈福。

這期間主內兄弟姐妹和親朋好友一直以祈禱陪伴著我，嘉玲姐特別選在耶穌顯聖容節，恰好是首瞻禮六，特敬耶穌聖心日，請林神父為媽媽獻彌撒。我將彌撒時間發給全家，大家在同一時間為媽媽祈禱，我也在這時間如同媽媽生前一樣跪彌撒。



媽媽（左）與大姨梅生修女

我跪在十字架和聖像前，手裡握著媽媽留給我的玫瑰念珠，邊祈禱，邊回想著媽媽對我的養育和教誨，媽媽的音容笑貌一幕幕浮現在眼前。在我 18 歲那年，媽媽去火車站送我去上大學；我 27 歲去加拿大留學，媽媽把聖牌縫進我的帽子裏；我 30 歲生兒育女，媽媽已年近七旬，仍飛過太平洋到加拿大和美國來，幫我日夜照顧兩個孩子四年，直到



教宗的金婚祝福狀

我們倆完成學業。媽媽把聖母聖像和我的主保小德肋撒的聖像鑲進精美鏡框送給我。媽媽還把那副陪伴她多年、最寶貴的修女大姨畫的聖母聖像送給了我。

媽媽出生於天主教世家，她保持著傳統的教規，念早課晚課，飯前祈禱，星期五守齋，辦神功，做補贖；行哀矜，救煉靈；跪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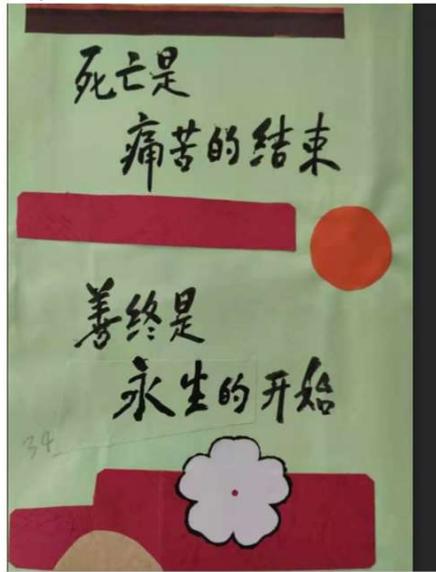


送給爸媽鑽石婚紀念的聖母像畫作

體，跪彌撒，獻彌撒，領終傅。今年是爸爸媽媽結婚七十四週年，他們養育了八個兒女。他們不僅撫養我們長大成人，更關心我們的靈魂得救，把人生最寶貴的信仰傳給我們。他們得到兩任教宗簽發的金婚和鑽石婚祝福狀。其中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簽發的金婚祝福狀，還是達拉斯天主教耶穌聖心堂陳琨鎮神父轉發的。他們視祝福狀如珍寶，是天主的祝福才使我們家這麼蒙福的呀！他們是真正的靈魂伴侶。特別是媽媽生病這十多年，爸爸時時刻刻陪伴著媽媽，一起祈禱，分享、感恩。無微不至地照顧媽媽、鼓勵媽媽，直到媽媽生命的最後一刻。我們這些孩子是多麼有福氣能有這樣的父母！為他們結婚 70 週年的紀念，我特畫了一張聖母聖像（上圖）送給了他們。

死亡是痛苦的結束
善終是永生的開始

毛中甫



面對壽終

A. 壽命到期 不知何時
時刻關心 救靈大事
久病纏身 當作補贖
求主聖神 導我善思。✓

B. 走向上主 相遇耶穌
死亡之時 來得快速
天天祈求 善生安死
彌留之際 喜見天主。✓

C. 生命之望 救靈有助
得到聖寵 對死無懼
39 聽主安排 等待蒙召
感恩聖神 謝主降福。✓

2021.06.

面對壽終

- A. 壽命到期 不知何時
時刻關心 救靈大事
久病纏身 當作補贖
求主聖神 導我善思。
- B. 走向上主 相遇耶穌
死亡之時 來得快速
天天祈求 善生安死
彌留之際 喜見天主。
- C. 生命之望 救靈有助
得到聖寵 對死無懼
聽主安排 等待蒙召
感恩聖神 謝主降福。

愛玉壽終

A. 中甫和愛玉的愛情
 保持七十餘年之久
 有八子女的大家庭
 緣何做到情深意合
 因在愛中含有敬意
 但最大原因是信仰

愛玉壽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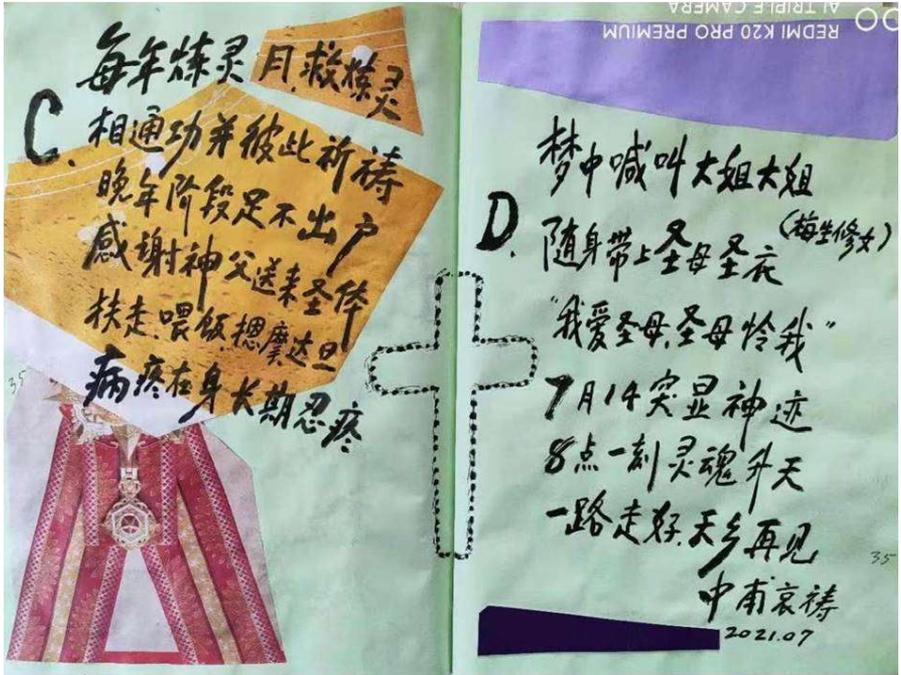
中甫和愛玉的愛情
 保持七十餘年之久
 有八子女的大家庭
 緣何做到情深意合
 因在愛中含有敬意
 但最大原因是信仰

這一年， 2021 過
 好

這一關！

每日聖言引領思路
 感恩天主聖神眷顧
 閉目無語手常畫十
 相信主安排為我好
 高齡病婦喊疼聲響
 背起苦架跟隨主走

這一年，
 2021
 过好
 这一关！
 B. 每日聖言引領思路
 感恩天主聖神眷顧
 閉目無語手常畫十
 相信主安排為我好
 高齡病婦喊疼聲響
 背起苦架跟隨主走



每年煉靈月救煉靈
 相通功並彼此祈禱
 晚年階段足不出戶
 感謝神父送來聖體
 扶走餵飯摠摩達旦
 病疼在身長期忍疼

夢中喊叫大姊大姊 (梅生修女)
 隨身帶上聖母聖衣
 「我愛聖母，聖母憐我」
 七月十四突顯神蹟
 八點一刻靈魂升天
 一路走好天鄉再見

中甫哀禱
 2021.07



梅生修女畫的聖母像



無邊絲雨細如愁

喬若

在我有記憶時開始，很長的一段時間，最常有的感覺就是心裡好像總是下著毛毛雨，一直不知道如何形容這種感覺，直到小學時讀到秦觀〈浣溪沙〉詞中的「自在飛花輕似夢，無邊絲雨細如愁」後，心裡那種時常感到的無助愁緒，才有一種淋漓盡致被理解的抒發。

是的，在我認識天主之前，我的心中總像是懷著細雨濛濛無邊無際的淡淡愁思，但外在的我卻表現得無波無痕，因此上大學的我，總是被稱為千金小姐，教堂也有朋友這樣的形容我：「你是含著金湯匙長大的好命人。」我大概都是笑笑的不說什麼；但自武肺炎疫情之後，感觸到自己不知還有多少時日？應該有勇氣揭開自己的神秘面紗，寫下自己的生命故事，無須再在意別人的眼光，做一個自在真實，無需偽裝的自己。

小時候喜歡讀瓊瑤的小說，最喜歡是她寫的《煙雨濛濛》，這有如在寫我家的故事。雖然故事的情節有很多的不同，但書中兩個家庭的生活衝突與感情的糾葛在我成長的歷程中有太多的相似之處，那本小說，我不知讀了幾次，但每讀一次我的眼淚就不知掉了多少！

記憶中，五、六歲的自己，已是個相當脆弱、敏感的孩子。心裡隱隱約約的知道自己的家庭和別人的不一樣，但不敢問、也不知該如何去問？我總是很羨慕別人家中的爸爸角色，而我卻從不曾有記憶見過他。但媽媽不說，我也不知如何問起。年事稍長後，從阿嬤那裏，我隱約知道爸爸在高雄早已有一個跟媽媽在一起之前就有的家庭，除了大媽之外，還有兩個哥哥、四個姊姊和二個妹妹。媽媽生下哥哥時，曾經被大媽接納，住進那個家庭，但後來因為爸爸的生意越做越成功，為了財產和身分、地位的問題，在媽媽懷我的時候，大媽將媽媽趕出那個家庭，並揚言若爸爸再與媽媽牽扯，就要告媽媽妨礙家庭。自此之後，媽媽成了驚弓之鳥，只好東搬西遷，居無定所的到處漂泊。那時候的媽媽才十九歲，為了逃避大媽的追擊，我在員林出生時，媽媽一直不敢去為我辦理戶口，直到我出生的三個月後。爸爸在大媽的吵鬧之下，只能偶爾偷偷的來看媽媽，而媽媽又懷了弟弟的事情，被大媽知道後，她便帶人到員林大吵大鬧，為了躲開大媽，媽媽無可奈何只好離開員林，搬到岡山居住。

我的童年期，爸爸幾乎都是缺席的，開始對爸爸有記憶時，應該已是小學二年級的時候了。此後，爸爸才比較常出現在我們台南的家，但回來總是待一個晚上就走，那時媽媽把在市場做的生意賣了，專心照顧我們三個孩子。小學五年級以後，因為大媽的吵鬧與堅持，爸爸突然不再回我們這邊的家，媽媽從不曾跟我們抱怨爸爸的情況，但她常要我替她代筆，寫信給爸爸。記得那時，幾乎是每個星期，都要寫一封信給爸爸，寫信的時候，常常是媽媽唸一句，我寫一句，在一次又一次的寫信中，我開始知道媽媽心中許多不為人知的苦楚和秘密，也逐漸了解媽媽的心境與她自幼坎坷的命運，那使得媽媽逐漸的依賴我，除了寫信外，也常常對我訴說她介入別人家庭的心事與痛苦，我常為媽媽悲痛，但媽媽從來不在我面前流淚，也不准我哭。她常說：「不准哭，要堅強！」為了不讓媽媽知道我的心也會痛，寫信的時候，我都強忍自己奪眶而出的眼淚，有時甚至淚眼模糊，也不敢讓淚掉下來。寫完信後，我才找藉口避開媽媽，關起房門，躲在棉被裡，靜靜的讓眼淚洗滌我的悲哀，宣洩心裡的悲情。其實那時，我幼小的心靈最希望的是有人可以依靠和呵護，但我只能把這樣的渴望放在內心深處，反而披上勇敢、堅強的外衣，扮演一個捍衛媽媽的角色。當媽媽抱怨別人對她的輕視和背後的批評時，我常常裝作若無其事，安慰媽媽說，

只要自己過得好就好，無須在乎別人的看法和指點；但我內心總是時常被「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的深層孤獨環繞著。

然而，無論我們搬到那裏，大媽總是經常帶著很多人，到家裡來大吵大鬧，甚至幾個人一起將媽媽圍起來，毆打媽媽，這總會引來附近鄰居的圍觀，每一個人似乎都在看我們家的笑話，卻沒有任何人對我們伸出援手。每一次被打，媽媽永遠只有不斷的流淚，等到大媽他們鬧夠了，喧囂離去，媽媽早已心力交瘁，只能靜靜的坐在那裡，不言不語，這使我很害怕，只能默默的收拾殘局，沒有時間管理自己心裡的纍纍傷痕，就必須扮演一個安慰媽媽的角色，告訴媽媽以後我會保護她。我不再有時間、有機會、有勇氣、顧影自憐或為自己嘆息。不到十歲的我，很多時候必須扮演一個「大」到足夠支撐這個家的人。

媽媽三歲時，她的生母就過世了。生父無力撫養她，就把她送給養母撫養。在那個重男輕女的時代裡，養母並不疼愛她，只把她當婢女般的使喚，一直到她稍為年長，媽媽被養母賣給酒店，要她過著送往迎來的生活。媽媽不願過那樣的生活，逃離那個家庭，住到寺廟裡去，在那裡與成立南管樂團且任團長的爸爸認識，那時她才十七歲，爸爸三十四歲，遇到爸爸時，媽媽孤苦無依的哀愁，很快的就以為爸爸就是那個可以在「燈火闌珊處」守候她的人，就跟爸爸在一起了，並不知道那時的爸爸已經有了家室。

沒有爸爸呵護的光環，「自己是不如人的、是有缺陷的」想法，逼迫著我在功課上比別人加倍的努力，為的只是不要被人看不起，不要再看到那些「你爸爸是誰」的詢問眼光。而內心真正渴望的是，好想跟別人一樣，與生俱來、理所當然的有自己的爸爸。雖然在學校，我的功課始終名列前茅，可是那份不足、缺陷的感覺仍舊縈繞於心，日日夜夜侵擾著我。我開始不喜歡老師、同學對我的注視，因為我害怕別人看到我家庭的缺陷。一直到高中二年級時，爸爸終於答應媽媽的要求，讓我們三個孩子認祖歸宗，我們終於從姓媽媽的姓，換成爸爸的姓，但這也引起同學與老師的臆測與詢問的眼光，縱然那時我已經知道如何保護自己，不讓人有直接盤問的機會，但那也是我一段很難度過的日子，所以高中畢業後，我不曾與高中的同學有任何的聯絡和來往，為的就是要遺忘那一段痛苦的經驗。

大學時，大媽生病了，爸爸要我們搬回到高雄居住，那時爸爸已是高雄小有名氣的實業家，而我們三個孩子才開始與爸爸有較多的接觸，但可惜那時我在外念大學，其實跟爸爸接觸的機會也不多，大學畢業後，在爸爸投資的公司工作了四、五年才出國讀書，那段時間是我與爸爸接觸最多的時候。

媽媽對我們三個孩子的愛，總是在細小的事件上表現出來，她對孩子永遠都只有「給」，卻不曾「拿」的付出，完完全全的奉獻，無論什麼好東西她都會想到我們。每一次，只要她知道我們心裡有什麼願望，她都會想盡辦法幫我們圓夢。小學二年級時，我很喜歡音樂，想要學鋼琴，那時候學琴的人不多，那是有錢人家的孩子才有的機會，但媽媽知道我的想望後，她在不算寬裕的手頭上，勉強的省下我學琴的學費，並為我買了一架風琴，讓我在家能夠練習。

我自幼就身體孱弱，所以三個孩子中，媽媽特別操心我，記得初中時，體力不好，常會在朝會時中暑昏倒，媽媽很擔心，三天兩頭的燉很多的中藥食補給我吃，時時刻刻的叮嚀我，好好的照顧自己。初中時，曾因盲腸炎動手術，動手術在那個年代，還是一件大事，媽媽不僅每天在醫院無微不至的照顧我，她知道我喜歡吃當時還很貴的日本大蘋果，在我住院的那個星期，她每天一定買一個蘋果給我吃。大學的時候，我離家到中壢就學，她也時常帶著大包、小包的食物到學校給我，讓我的同學非常的羨慕。

1999年爸爸過世，在辦爸爸後事的時候，媽媽就病了。爸爸的辭世，讓一生與爸爸度過許多風雨，受盡風霜的媽媽，心裡一時無法割捨，病勢來勢洶洶。我開始意識到我跟媽媽相處的時間不多了，在儘量不影響孩子的生活，和增加先生的負擔下，我每年一定排除萬難，抽出兩段時間，回到台灣去陪伴媽媽一、兩個月。這一、兩個月內，我的生活步調都會以媽媽為中心，我們常一起去逛市場，去美容院洗髮，去愛河邊散步、聽歌，或到處去看親友，晚上我一定在家陪媽媽，看她愛看的連續劇。有媽媽在身邊，這樣平凡簡單的生活，其實就是在美國闖蕩了這麼多年的我，最想念的日子。媽媽生病後，體力和視力都不好，走路慢了許多。每一次外出的時候，我總愛緊緊的牽著媽媽細緻的手，陪她一步一步慢慢的走著，我的心裡總會浮現一種「有媽媽真好」的幸福感覺，我常祈求天主，多給我一些這麼溫馨、美好的時光。我們也常躺在床上聊天，回味過去的往事和

快樂的時光。記得有一次在交談中，我問媽媽，為什麼在她年輕時，爸爸也無心照顧我們時，她不去改嫁？媽媽的答案裡沒有委屈和自憐，卻讓我很心疼，也讓我深深的感受到她對孩子無可言喻的愛，媽媽說：「我不要你們去叫別人後父，若再嫁的人不疼你們，怎麼辦？」

爸爸過世後不久，我幾次因胸悶無法呼吸而被緊急送醫，自此我才得知我患了嚴重的焦慮症。焦慮使我晚上常徹夜難眠。在漫漫無眠、數盡更漏的夜裡，我常在記憶中搜索、慢慢拼湊出與爸爸生命交集的時刻。其實，若要認真數算，我們相聚的時光，可能只有短短幾年的時間，可是他的身影卻有如刻畫在我心裡千萬年之久。在生命的糾葛中，爸爸這個稱呼曾經對我好空泛、好沉重，但不容否認的，我的生命來自於他，也深深的受到他的影響。

大媽過世後，爸爸比較常在家裡出現，那時我已結婚，與先生住在台北。不久之後，我就出國了。在那些有限的相處時刻裡，對爸爸的認識不多，也不深，即便我努力翱翔在記憶的國度裡，我卻怎麼也無法拼湊出一個屬於他的完整形象，知道的只是：爸爸從小聰明過人，家境貧苦，但他樂觀進取，靠著自己胼手胝足的打拼，闖出他事業的一片天。他很好學，也喜歡運動，做事很有恆心，數十年如一日，無論颶風下雨，每天一定到西子灣晨泳。我媽這邊的三個孩子，他特別信任和疼愛我，每一次他跟媽媽有爭執時，他喜歡找我訴說他的心事，與介在兩個家庭間的困境。

爸爸辭世後，我才認真的去找尋他生前的蹤跡。許多有關他的事蹟，都是在他走後，慢慢的從他朋友的敘述，或書報雜誌對他的描寫中堆砌起來的。這也使我一次又一次勇敢的往內在探索，才發現原來我的焦慮是來自心底深層的無意識：表面上我接納他的離去，但內心深處，我對他的離去抗拒且不捨。我更深的體會是，在我生命種種的折磨與不堪中，我的韌性與堅強，原來是來自於我身體中流動的是他的血液。

大媽在世時，對媽媽介入她家庭的怨懟，連帶的使她排斥我們這邊的三個孩子，她禁止那邊的兄弟姊妹與我們有任何的牽連或來往，這使得幾十年來，我們這些身上流著相同血液的孩子形同陌路，甚至彼此仇恨。大媽過世後，爸爸與媽媽辦了簡單的婚禮，讓一生對爸爸不離不棄的媽媽，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這時，爸爸開始期望我們兩邊的孩子可以和好。

我們幾個在美國的姐妹，開始偶爾有些聯絡，但兩邊的四個男孩，仍僵持不下。直到爸爸過世的葬禮上，我們才有機會全部到齊，第一次相逢在那樣傷心的情境裡，那十多天裡，我們朝夕相處，但每個人心裡仍是「心有千千結」，辦完爸爸的後事，我們又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軌道。直到八年後，媽媽過世時，那邊的兄弟姊妹從親戚中得知消息，紛紛的打電話來關心，並來為媽媽燃香頌禱。媽媽告別式的那天，我的所有兄弟姊妹都到齊了，我那邊的大哥甚至對我們說，如果早些讓他知道媽媽住院的消息，他一定會來看媽媽，這些話相信在天上的媽媽一定聽到了，她一生對介入大媽家庭的自責與愧疚，一生活在「多少恨，昨夜夢魂中。」的她，在她完成生命任務，回歸父家的時刻，天主仁慈的卸下她背負的勞苦重擔。我們兄弟姊妹也在爸媽的祝福中，完全的放下上一代的恩怨情仇，我們重新和好了。和好使我們修補了彼此心中的裂痕，和好使我更感恩生命的存在，和好也讓我前半生總覺得「路遙歸路難成」的宿命，不斷更新的往前開展。

來美這四十多年的每一年除夕，我總有祭祖的習慣，現在每一年的祭祖，我總不會忘記特別邀請我的大媽也一起回來過節，我相信天上的她也可以釋懷了，有時候不得不起「萬般皆是命」的這句話，雖然生長在什麼樣的家庭，我們無從選擇；但天主還是給我們自由意志，讓我們能在命運中選擇我們要提升自己還是繼續沉淪，我們要打斷命運的鎖鍊，還是繼續受它網綁。而現在我們屬於同一血緣的兩家孩子的和好，相信天上的爸媽和我的大媽都會覺得安慰的，而且我也相信他們對前塵往事已經到了「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的境界了。



追思我的父母

甘智岡

我們來到這個世界，先是我們的父母把我們養大成人，還有我們的祖父母，老師長輩們，他們的品德和行為影響了我們的一生，他們又大多數比我們年長，現在都不在我們的身邊了，我們懷舊和感念，這一種情懷也是一種追遠。我們一年一度來追思亡者，並感謝讚美天主賞賜他們的靈魂最終得到赦免和得救。

我是非常幸運的人，從小到大沒有吃過苦，這全拜父母有一個成功的人生，父親事業順遂，母親持家有序，像我這樣平平的資質，有一再跌倒又爬起的機會。這全都是我父母辛勞一生，給我創造這麼一個環境，讓我能有這樣的一個人生，我感念之餘也更感謝天主，因為這些都是天主所賜予。

我父母在抗戰艱苦的重慶相遇而結成連理，他們在長江邊上的一個小漁村—漁秋浩蓋了一座硫酸廠。硫酸是屬於國防工業原料，對抗戰有貢獻，他們兩個大學化工畢業生，向親友借了錢，就開張了。當時連最基本的電力都沒有，他們在物資極其欠缺的後方，用民間用的陶缸、瓦桶；加上得之不易鄰近兵工廠閒置的鉛板鍍成的硫酸鉛室，創設了土洋結合的硫酸廠。居然也生產硫酸了，對抗日戰爭作出了貢獻。但好景不長，那時國家對扶植中小企業的政策尚未到位，申請政府的貸款卻遲遲不下，最後只好借了高利貸維持營運。於是經過幾年工廠經營不下去，只有把經營權拱手讓給高利貸金主。失業後我父親就響應政府的號



召去新疆建設大西北，去幫新疆省政府在烏魯木齊蓋另一座硫酸廠。懷了我的母親則留在重慶，生活顛簸無定，父親去新疆後，母親生我於於南岸仁濟醫院。不久母親辭去硫酸廠職，先去巴縣女中任教，後又加入運通煉油廠。最後任教清華中學。母親在那種環境下，工作一個接一個換，居無定所，搬一個家都要走很長的山路，其中艱苦不足為外人道。幸虧父親創設的硫酸廠順利如期完工，回到了重慶，緩解了母親獨守寒窯的困苦生活。

我懷着感恩的心來記述追思母親，她的一生有強烈的責任心，身為長姊從小照顧自己的六個弟妹，結婚後還照料老爸的飲食起居，又迎養年邁的外祖父母，經過八年抗戰和移居台灣，對我



們兄妹養育而不干涉，直到出國留學。尤其是我，從小在抗戰時期因營養不良，患有肺病，讓母親增加負擔。高中一年級時，我休學住在肺結核病療養院，有一次母親帶了一鍋牛肉湯，到南港療養院給我進補，結果在台北火車站絆倒摔跤，狼狽不堪。母親從來沒有和我提起此事，直到後來她快離世前，我整理了她寫的雜記，才知道這件事。

我大學聯考失誤沒有上榜。還記得那是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我惶恐、失望等心情五味雜陳；母親卻給我堅定的打氣，溫語勸慰，讓我鼓起勇氣再接再厲。結果一個月後，我再報考專科聯考（那年大學和專科是分開招生），考中了第一志願—台北工專電機科。總算沒有因此停學。三年畢業後申請到威斯康辛大學，完成了大學學業。

我一生中和我父親的關係都不是那麼親密。很長一段時間，父親為了工作時常不在家，而且父親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像是：「君子不重則不威」，

或是：「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我不記得他對我有不板著臉的時刻，好像教育兒子就是要這麼嚴肅。後來看電視劇〈紅樓夢〉，賈政管兒子賈寶玉不就是和我父親管我一模一樣？我還記得有一天我回家晚了，看到老爸和兩個妹妹在客廳玩，那玩得投入，我都看呆了。老爸一看見我進來後立刻收斂臉上笑容，馬上就「不重則不威」了。

母親一直在做和事佬，說爸爸還是愛我的等等，又告訴我說老爸利用了兩次出國考察造紙業的機會，旅途上省吃儉用，用餐時就一杯咖啡代替，替我存了一筆教育基金。這筆基金的確確給我創造了在美國留學的機會，我在威大轉學念學士用了這筆錢，兩年後就拿到了獎學金直攻博士學位。

我真正和父親有好好的交流還是在他退休出國以後，儒家思想開始不發威。2003年他摔了一跤，儒家的面具被徹底摘掉。說來慚愧，這是我們父子這輩子交流得最正常的時光。感謝天主給我這樣一個機會，免得我抱憾終生。

我十分幸運，父母都活到了 97 高齡，我們四個兄妹都有機會陪伴他們度過晚年的黃金歲月。看他們從神智清楚到昏聩不堪，這樣走到了人生的終點，雖然不捨但也了無遺憾。

又到了一年一度追思亡者的時候，謹記下父母給我的一切，希望天主保佑他們的靈魂早升天堂。



追思周伯伯

浮雲

周銘周伯伯是我們教堂的一位老教友，他也是周敏的父親。他的身體健壯，行動敏捷，一點也看不出來他已八十多歲近九十的高齡。他住在布蘭諾的一座老人公寓，經常看到他開車帶其他老人們去買菜。周伯伯給我的印象是話不多，動不動就把事情做完的那種人。我從他那裡學到一個做包子的訣竅。他沒花幾分鐘就幫我搞定：「蒸包子時，看到蒸籠蓋子水氣冒上來後，再蒸七分鐘包子就熟了。」果然屢試不爽。2018 年的 6 月 2 日，我們家門口的 St. Elizabeth Ann Seton Catholic Church 舉辦一場國際嘉年華會般的活動。我們教堂的教友沈媛宜和張慈英兩位在儀式開始時，舉

了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進場；我和周伯伯擺了一個攤位，專門替外國朋友們寫中國字。我從小字就是寫得塗鴉似的，於是我就請了我的朋友吳蕙宜來幫忙。她是書畫都行的高手，她和周伯伯就負責寫字，我就



對外聯絡，幫老外翻譯，替外國朋友取中文名字等等，所以周伯伯寫的字也是寫得很好的。上圖就是我們三人在攤位的留影。

突然晴天霹靂，周伯伯在 2019 年 10 月 26 日發生的一場車禍中，不幸脊椎受傷。連續兩天開刀後，身體健康愈來愈差，終於在 2021 年 2 月 28 日周伯伯蒙主恩召，享年九十二歲。

這次借追思亡者的機會，紀念我所知道的周伯伯，祈求天主光照賜福及恩寵，周伯伯在天堂過著無憂無慮快樂的時光。

布格羅的美麗與哀愁

聖心書屋 提供

本期《葡萄藤》的封面畫是十九世紀最重要的學院派畫家，法國的威廉·阿道夫·布格羅（William-Adolphe Bouguereau, 1825-1905）於 1859 年首次展出的成名作。布格羅擅以寫實主義精緻細膩的繪畫技巧和古典文學甜美平靜的手法來詮釋寓言、神話、聖經故事、以及基督信仰的題材，重現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畫風，因此被視為當時學院派繪畫的典範。他一生創作了 826 幅畫，雖然大部分已遺失，但在美國仍有一百多所博物館珍藏他的作品。

這幅畫的構圖相當簡單，兩名穿著黑色喪服的女人，相擁跪坐在孤寂的墳前。背景是薄霧籠罩的樹林與帶著一絲暖意的小片天空。但要「讀懂」這幅畫蘊含的細節與深意，必須先了解這幅畫的名字：Le Jour des Morts。這個法文名詞是指教會禮儀年的「追思已亡日」（11月2日），英文通稱為 All Souls Day。然而，這幅非常受人喜愛的畫，在美國販賣複製藝術品的商店及網



站，卻常被標註為 The Day of Dead 或 All Saints Day。前者是墨西哥的「亡靈節」，後者是天主教會的「諸聖節」，真可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我們相信，「那些死在天主的恩寵和友誼中的，但尚未完全淨化的人，雖然他們的永遠得救已確定，可是在死後仍須經過煉淨，為得到必需的聖德，進入天堂的福樂中。」（天主教教理 1030）因此，教會自古以來就為亡者奉獻祈禱，特別是彌撒聖祭，求天主賞賜他們早日脫離煉獄，登入天鄉。

這幅畫中的墓碑，是有久遠歷史傳統設計的鳶尾十字架。相傳公元第五世紀時，法蘭克王國的克洛維一世受洗皈依基督時，有天使降臨以鳶尾（百合）花油為他傅油，因此鳶尾花變成聖潔的標誌，也是法國王室的象徵。十字架的各端有三瓣花飾，象徵充滿天地的天主聖三一——聖父、聖子、聖神。十字架的四端，共十二片花瓣，也象徵十二宗徒。（此幅畫中作為墓碑的十字架，底部因為埋在土中，沒有顯示其花瓣。）

墓碑沒有亡者的姓名，也沒有亡者在世的年月，象徵在煉靈月（11月）的追思已亡日，普世教會的主教神父都會為所有在煉獄中的靈魂奉獻彌撒，也特別追念那些沒有親友為他奉獻彌撒的亡者。

兩名女子手中都拿著金色的花環。「金」是王權與勝利的顏色，「圓」是永恆無止境的標記。前方的女子舉起手中的花環要套在十字架上，但在畫面的視覺上，重疊在十字架的中心。後方女子戴著面紗，低垂的視線正落在這花環上：這是基督的茨冠，還是「雲上坐著相似人子的那一位」頭戴的金冠？（參見默 14:14）

前方女子拿著花環的臂膀，與後方女子拿著花環的前臂，交叉成為一個傾斜的十字架。兩名相擁安慰彼此的女人啊！是我們擁抱著受難的耶穌，還是基督擁抱著哭泣的我們？肢體合成的十字架，連接了揚起朝向墓碑的花環與垂直向著地面的另一個花環。架上的耶穌，俯身溫柔地提醒在世的生者與煉獄中的亡者，「凡勞苦和負重擔的，你們都到我跟前來，我要使你們安息。」（瑪 11:28）因為只有祂的死亡才能戰勝死亡。祂曾許諾：「我，上主，是元始，與最末者同在的也是我。」（依 41:4）

布格羅以學院派細緻寫實的手法畫出前景荒涼的墳地，卻以類似當時還沒人知曉的印象派畫法呈現朦朧的樹林背景。拿著花環的兩位女子，跨

越了寫實與朦朧；一旁的鳶尾十字架，連接了生命與死亡。雖然「我們現在是藉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到那時，就要面對面的觀看了。」(格前 13:12)但在諸聖相通中，「上主，我們為已亡信眾舉行了基督的聖死與復活的奧蹟，求祢恩賜他們進入平安與光明的天鄉。」(追思已亡日彌撒的「領聖體後經」)

綜觀這幅畫的構圖，佔了畫面最大部分的是兩位哀悼亡者的女子。熟悉聖經典故的人，會立即想到那曾用香液傅抹過主的瑪利亞和她的姐姐瑪爾大。她們兩人為了兄弟拉匝祿的死而哭泣，耶穌也因而感傷流淚(若 11:35)。福音中還有兩位為了所愛的人的死亡而哭泣的女人——瑪利亞瑪達肋納和另一個瑪利亞——她們在十字架下，看到耶穌交付了靈魂(若 19:25,30)，又在第三天，天光未亮時，就趕來看祂的墳墓(瑪 28:1)。

然而，無論布格羅畫筆下的兩位女人是見到了他們兄弟復活的伯達尼的瑪利亞和瑪爾大，或是見證了主已經從死者中復活了了的瑪利亞瑪達肋納和另一個瑪利亞，若是她們仰起頭來，將會看到穿過樹林的間隙，開展的藍天。側耳聆聽，有聲音由天上說：「我就是復活，就是生命。」

因此，在追思已亡日的彌撒聖祭中，我們懷著對亡者的想念，頌謝天主：

我們在基督身上有了復活光榮的希望。

我們雖為死亡的定律而悲傷，

卻因永生的許諾而獲得安慰。

主，為信仰祢的人，

生命只是改變，並非毀滅；

我們結束了塵世的旅程，

便獲登永遠的天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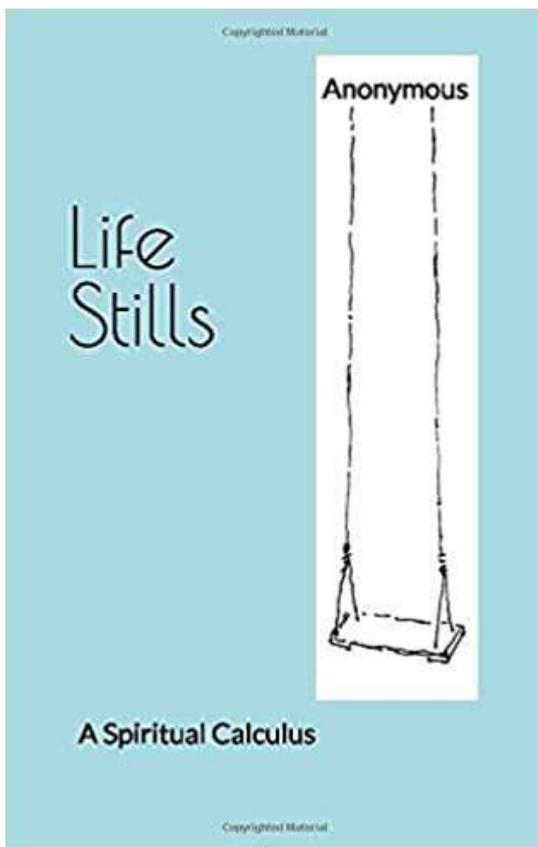
《Life Stills》- Geoffrey Lasley 的尋道人生

李翠婷

《*Life Stills -- A Spiritual Calculus*》（人生靜化）是 Geoffrey Lasley 在 Amazon 網站上出版的新書。它是一本關於靈性之路的美麗、詩意小書。我謹以一個妻子、朋友、信仰同修和讀者的身分，分享我所知道的這本書和作者。

一天，在我和 Geoffrey 閒談的咖啡時光裡，我突然很想知道對他個人來說「生命的意義」為何？我知道這就像是要求人寫座右銘或墓誌銘，要以一句話總結自己一生般困難。起初他回答我：「不知道！」令我有些錯愕；接著他又鎖了眉，很認真的想了想，再一次回答：「我不知道耶！」對一個總自豪喜愛思考的人，怎可能沒有答案？半張著口，我們面面相覷「噗嗤！」一聲，笑了出來。我所認識的 Geoffrey 是一個對任何問題都要深思明究，每件事都有一套自己的理論和觀點，任何時候疑問出現時都必定立即上網搜尋答案的人，遇到這關乎生命最重要的提問竟為之語塞，突然間我像是聽到一則笑話，他自己也尷尬不解。

正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其實在我看來 Geoffrey 並非不知道自己此生所為何來，生命的意義何在，他只是——一直身在其中且實踐著而不自覺罷了。



他曾告訴我一個小故事，兒時曾在路上拾獲一個十字架，他非常的珍視。雖然他並不明白心中的敬意從何而來，但他知道這是關於神的記號，於是便將這十字架掛在床前，並學表姊對它劃十字聖號（天主教禮儀）、膜拜與祈禱。但一日被母親看見，便將十字架奪去，並告誡他不可以這麼做，因為他不是「基督徒」。

Geoffrey 從小就是一個在靈性上有著高敏感度的孩子。

青年時期的 Geoffrey，常獨自坐在舊金山海岸邊，望著浩瀚的大海波濤，思考生命的意義；也常與高中同學辯論聖經中的觀點，他開始對生命產生許多疑問。上大學後為渴望找到他心中無以名之的神性真實面目，他又走上哲學的道路，希望透過分析辨明真相。他發奮修習中文目的是為了能讀懂佛經的中文原版，他不想透過翻譯版本，認為隔靴無法搔癢。他自詡為禪徒，吃素、打坐及至婚後亦不例外，持續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後來 Geoffrey 雖必須為家庭及工作忙碌，但隨時都會試著捉住靈性的吉光片羽，將之記錄下來，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有不被分割的完整時間好好靜下來，將自性看清而能悟道。Geoffrey 的尋道之路大半生就在這樣辛苦的情況中度过。

兩年前 Geoffrey 領受了天主教洗禮，重新聆聽了幼時曾召喚過他的聲音，再次回到最初無形中牽引過他的道路。在他退休離開職場後，終於能不再心有旁騖，專心於靈修之路，我也因此而見證到了他的快速轉變與精進。他從一個經常焦慮不安的人，變得柔和、快樂，面對困難與壓力時更能隨遇而安與交託。心中有天主坐鎮，神性的本源清楚了，他便能靜下心仔細地思考關於基督信仰的種種。

《Life Stills》集結了他長久以來的思考「靈光」，以聖經做基礎，透過聖神的帶領，用長詩的形式，透過對字、詞的推敲與細究，找到隱藏在這些詞語背後的深意，層層揭開靈性與神性的關係。他更透過非信徒（nonbelievers）、信徒（devotees）、棄絕者（renunciants）三種身分的人，分辨不同人的神性選擇之路。《Life Stills》亦可稱之為《人生靜化》，「靜」是動詞，藉由不斷的「靜化」去「過濾」、「淨化」世界的雜音，在越來越純粹的世界中，人們可以找到自己與天主相遇、合一的處所，滿足他們一生的渴望。

《Life Stills》文中，他自認是出生在門檻上的人，一腳「入世」，另一腳「出世」。曾經他渴慕如耶穌般是一位真正棄絕俗世跟隨天主的棄絕者（renunciants）。聖經裡耶穌說門徒當跟隨師父「誰若願意跟隨我，該棄絕自己，天天背著自己的十字架跟隨我。」（路 9:23）但他知道自己生就是出生在門檻上，同時橫跨兩個世界的人，因此，也時時在兩難中感受著無法抉擇的不安。

重新回到主內和基督靈修的道路上，現在他形容自己像一個坐在鞦韆上的人，在鞦韆擺盪到最高點時，世界全然歸於無聲的寂靜，在那一刻他的神性與天主同在，沒有二元對立，也再無分離，這是最幸福的時刻。但鞦韆終必要再次回到谷底，就像回到塵俗的干擾中，不同的是這次他知道如何在低處自處而不再憂慮了。

我們都同意，有了那信仰的高峰經驗，使我們的人生不再只能侷限於谷底的掙扎，我們超越了狹隘的視角，能從神性的高度看人生，從此以後開始成長，痛苦不再是無意義而可咒的。我們不再害怕，因為我們都是獨一無二的受造物，並且是被愛與珍視的存在。

《Life Stills》是 Geoffrey 對生命真相追尋歷程的明證。最後他清楚的看見其實自己「一生都在不斷分辨、追尋人性與神性的合一」，那正是他生命意義的所在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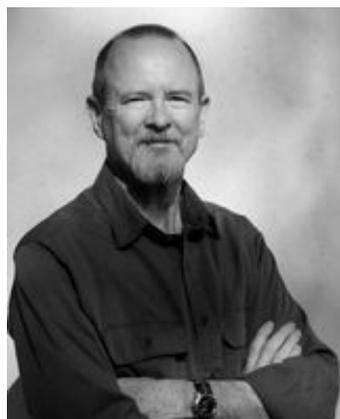
Life Stills: A Spiritual Calculus

作者：Geoffrey Lasley

出版：Independently published (March 27, 2021)

ISBN：979-8701806694

附註：“*Life Stills: A Spiritual Calculus*” is a poetic piece illustrating Spirit and Spirit's relationship with man -- nonbelievers, devotees, and renunciants. It's a beautiful book and is available on Amazon. Please feel free to share with others!



<https://www.amazon.com/Life-Stills-Spiritual-Calculus/dp/B0915RP4X3/>



《你會和天主爭辯嗎？》

讀後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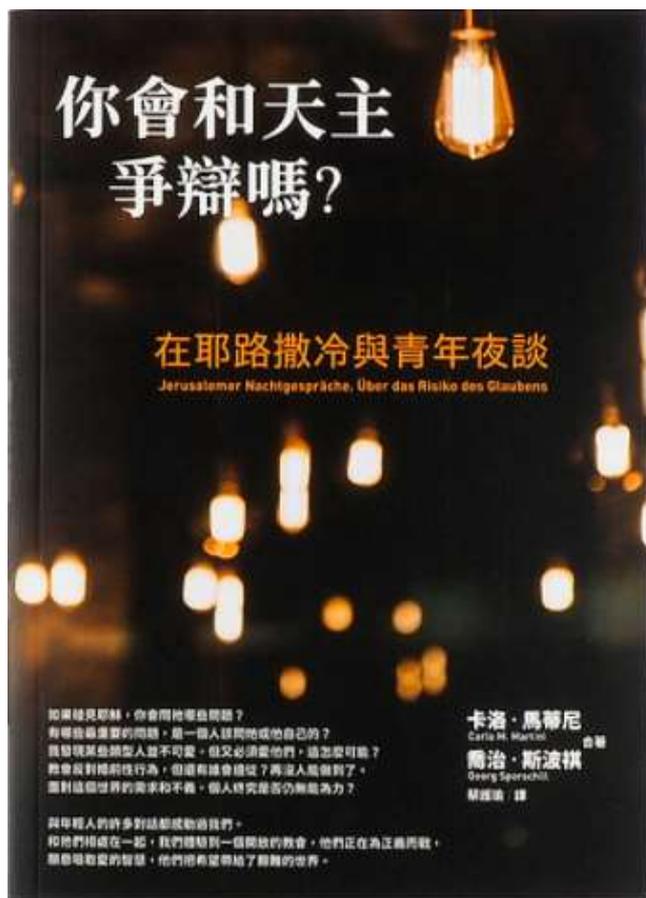
同窗

「今天的年輕人仍有意願想要批判當權的我們，批判教會嗎？或者他們只是一語不發地離開了？其實，哪裡有衝突，熱火就在那兒燃燒，聖神也在運作。」卡洛·馬蒂尼樞機（Carlo M. Martini, SJ）的這句話像是當頭棒喝，面對當今年齡層老化、年輕人流失的教會，這句話為所有的基督徒敲響了一記警鐘，提醒大家去思索並解決教會在當前這個世代中所面臨的危機。

馬蒂尼樞機是義大利籍的耶穌會士，知名的聖經學家，擁有非常多的著作。他曾任教於宗座國瑞大學，自 1980 年至 2002 年擔任米蘭總主教，並於 1983 年被選為樞機主教。馬蒂尼樞機曾是呼聲相當高的教宗候選人，卻因罹患帕金森症而受阻礙。他在七十五歲時把職務交給了接班人，移居到耶路撒冷耶穌會會所的一個簡樸房間。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到那裡跟他學習依納爵神操，或是向他請益。喬治·斯波祺神父（Fr. George Sporschill）多年來在東歐為街頭流浪兒服務，提供照顧網絡，陪伴許多青年團體。他自 2012 年起在羅馬尼亞創立厄里亞（Elijah）協會，幫助當地的羅姆（Roma，中文俗稱吉普賽人）孩童，並給予援助。在他長年的牧靈工作經驗中，深感目前教會的最大挑戰是：面對世界的艱難，如何讓年輕人感覺到教會的開放，願意走向教會，吸取愛的智慧，立志為正義而戰，繼而把希望帶給世界。喬治神父素來鼓勵年輕人向教會提出疑問，於是，他帶著一封封的提問信件來到耶路撒冷，與馬蒂尼樞機展開了信仰的對話。他們將那些一段段的促膝夜談串連起來，集結完成了《你會和天主爭辯嗎？——在耶路撒冷與青年夜談》這本書。

在這場與生命經驗交流的對談中，馬蒂尼樞機毫無避諱地回答年輕人直接而且尖銳的所有問題。他認為真正的溝通就是要容許完全的自由，必須尊重所有的人都是天主的創造，每個人都具有相同的價值。本著這樣的理念基礎，才能從交談的過程中找到新的看法，達成共識，進而提出解決的步驟。否則，最多只是口服罷了，不可能使人心服。他甚至認為，在尋求教會工作者和蒙受聖召的人選時，應該特別注意「麻煩型」的人物，並思慮這些批判者是否具有成為領導者的特質，以期成為能夠把我們和教會帶向更公義的未來的人。

馬蒂尼樞機提到「勇氣」是基督徒很重要的德行。勇氣是來自信仰的膽識，促使基督徒和不同想法或不同宗教的人對談，傾聽不同的聲音，甚至做出修正。而「缺乏勇氣」則是令他最擔心的事。時處於今天如此自由開放的社會，批判反而愈來愈少，更看不到什麼重大改革。他以耶穌和富少年的故事來做進一步的解釋，耶穌看出那富少年是理想的門徒人選，但是那位富裕的年輕人最後卻放棄跟隨耶穌，憂傷的離去了。耶穌雖然沒有責備或批評他，想必會因為不能贏得他成為夥伴而痛心。然而現在的教會也正在面臨相同的問題：富裕的生活提供給年輕人更多的機會，但機會愈多，



做決定也愈難。馬蒂尼樞機為此對教會及年輕人喊話：「鼓起勇氣！冒一回險！以生命去冒險！」凡是有勇氣的人都會犯錯，但即使做了一個需要事後去做修正的錯誤決定，都比不做決定所冒的險小一些。更重要的是，要相信本著勇氣所帶來的改變可以使世界變得更美好，因為大能是來自上主的手！

教宗保祿六世於 1968 年 7 月 25 日頒布《人類生命》通諭，普遍被稱為《節育通諭》，是向所有信友和「一切善良的人們」呼籲，以夫婦的權利與義務去看如何正確控制生育。此通諭宣布後，引起外界相當大的反彈，半世紀以來，批判之聲仍然不斷。更悲哀的是，這些爭議已在教會與年輕人之間豎立了一道阻礙。許多人離開了教會，教會也離開了人。此通諭因而背負了一些造成這現象的罵名，也為教宗保祿六世在公眾輿論中留下了負面的印象。馬蒂尼樞機為此感到非常的痛苦，因為他認識教宗保祿六世本人，了解教宗對人極為重視，願意聆聽他人，他其實是在這份通諭中傳達對人性生活的尊重。但相對的，關於這些重大的生命議題，馬蒂尼樞機也經常從年輕人或告解者那裡聽到他們的擔心及害怕。當今神職人員已經無法忽視婚前親密行為的事實了，不務實的態度或禁令都無濟於事。他們的需求必須被賦予更多的關注，絕對不能被忽視。因為他們有權就自己的身體、婚姻和家庭等問題獲得澄清的準則或訊息。教會若還是希望去保護家庭和推動對婚姻的忠實，就必須重新思考這些事。而如何去化解這些衝突，馬蒂尼樞機要我們回到信仰的核心——愛。因為愛總是直接的撼動人心，教會不能把人排除在愛之外，或是不允許人去尋找得到答案和前進的途徑。教會必須研究發展出一種培養感情與忠誠的新文化，去幫忙解決如此根深蒂固的問題。

馬蒂尼樞機以福音中有關法利塞人控訴犯姦淫罪婦的故事來做說明，當法利塞人把罪婦拖到耶穌前，問祂應不應該用石頭砸死，耶穌沒有回答。因為他們不聆聽罪婦，而且與控訴之罪有關的男子（另一位當事人）也不在場，這樣的控訴似乎有些失衡。他認為教會的處理方式應該讓戀愛情侶自身的責任來扮演重要及決定性的關鍵角色。因為自我給予是愛情的核心，人是被召喚去超越自己的，也就是說，人的存在是為了他人，也依賴他人。而自我付出與超越有關，可以讓我們攀升到更高的層面。這就是婚姻愛情的本然動力：始於純粹的動物本能及物種繁衍，卻帶著一個目標。這個目

標超越了友情、伴侶、撫養子女等等，是指向天主的國。同時，藉著自我給予，人向天主開放，任何生理性的接觸都促使著努力的朝向這個目標前進。心中保有著這目標的信念比起去問這件事或那件事可不可以做或是不是犯罪，來得更為重要。對於同性戀伴侶組成家庭的議題，馬蒂尼樞機要我們專注於聖經的教導，因為聖經所深切關注的是要維護家庭，為孩童營造健康的生活環境。東正教會及猶太教視同性戀為令人厭惡的放蕩行為，是嚴厲禁止的。而基督新教則是比較寬鬆，甚至允許同性戀者擔任事工或牧職。我們的教會已在尋找一條自己的路，權衡著重在於價值體系，不能只是平等。雖然教會之間的態度不一致，就讓大家彼此沿著不同的道路前進，無須因為道路不同而互相攻擊對方。

馬蒂尼樞機曾因其開放且勇於直言的論述陷入爭議，有些報紙會以極不友善的眼光來刻畫他，甚至稱呼他“Cardeal da camisinha”，類似「保險套主教」的意思。關於年輕人的提問「有時候，您會和天主爭辯嗎？」，馬蒂尼樞機的回答十分耐人尋味。無關乎個人，也無關乎其他人或是身處的這個世界。他說，即便是一個主教，有時候仍然無法注視十字架。因為他始終無法明白為什麼天主讓祂的兒子在十字架上如此受苦受難，然後就會開始和天主爭論。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他，直到相當晚期才在神學反省中領悟到：人性的本能是自求生路以保全身而退，因此，如果沒有死亡，人不會把自己全然的交給天主，也唯有面臨死亡，人被逼著只能完全寄望於天主，完全信賴上主。關於這個十字架的奧秘，馬蒂尼樞機期許自己在死亡中真的能夠向上主俯首臣服。



《你會和天主爭辯嗎？ — 在耶路撒冷與青年夜談》

作者：Carlo M. Martini, Georg Sporschill

譯者：蔡護瑜

出版：光啟文化，2019/12/01

ISBN: 9789575469207

我們和自己的距離 布衣



美學家蔣勳老師說：「新冠病毒逼得人常常只能和自己長時間處在一個空間裡，這當然不是正常社會該有的樣態，卻是個檢視自己是否能和自己相處的最好契機。」不少人有獨處困難，沒有外來的支援、資源就會捂心煩躁，坐立難安，度日如年，悽悽惶惶。獨處揭露了我們和自己的距離。



人的一生中，獨處時光佔了最大宗，就算屋簷下不止你一人，你會發現自己常是在屋裏某角落獨處。我們能不能在獨處中身心安頓，似乎是每人必練的基本功。再怎麼有老伴、老友、老健、老本、老趣這「五老」，獨處時光還是常常臨駕。我總覺得獨處中的自己像是一個箱子，我必需打開箱子，翻撥揀挑裡面的寶貝，然後創造出自己的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若享受這過程，表示我的內在還豐腴滋潤；若充滿掙扎，我知自己處在乾涸枯竭狀態。多少年來，我多次被不同的人問過同一個問題：「妳每天在家幹什麼？」我大略能了解這問題會丟向我的原因。第一，不上班，每天馬上比上班族至少多了八小時。第二，孩子多年前就都自立了，無需我繞著她們轉。自十年前小女兒開始開車後，我就華麗轉身，將老媽子戰袍束之高閣，無事一身輕了。第三，老公大部分時間在台灣，我無需應付那個吃貨。於是乎，我常常是簡簡單單的一人吃飽全家不餓，享有小女子遠庖廚的奢侈，連廚事也如此的四兩撥千斤。第四、第五、第六……在在說明是「閒閒美代子」一族，當然就更令人好奇「妳每天在家幹什麼？」我的生活和這花花世界一對比，還真是世界級無聊。我連杯中物都不愛，哎喲，酒仙李白聽了應聲倒地！曾有個老美知道我滴酒不沾後，驚訝的下巴落地，喃喃地說：「那人生還有什麼樂趣？」我聽了驚訝的滿地找眼鏡，心裡想：「酒和人生樂趣八竿子也打不到一起啊！」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性真如天地之差！難怪有人會發想我這人每天在一片屋瓦四堵牆面間幹什麼？！

我猜提問這方可能正面臨滿手時間，卻不知該如何排遣的困境，所以想知道我這看來也是「滿手時間」的女人是不是有什麼「撇步」。這種困

擾可以理解。這腦袋清晰，臟腑俱全，有著七情六欲的肉身還沒塵歸塵、土歸土前，要拿它怎麼辦啊！時間滿而溢還真是傷腦筋！對於這個面向，我只能說，我們自小的教育方針是直指「拼搏溫飽」，從不教我們如何過日子。「過日子」的本事往往就停留在吃喝拉撒睡的層面。於是乎，人生經過好多個九彎十八拐後，終究到了喘口氣，放下活兒，外務出清，反觀內照時，才發現自己是片不毛之地，那往往也就是發現自己過往活得好貧乏的時候。法國的教育體制中，孩子自小就學哲學，學哲學就是談生命，學生活。由於自小被點穴、開穴，人文精神層面的開發被打下良好基礎。閒得發慌有其構成條件，就是溫飽已足，生命縱深不足。

回到你的提問「我每天在家幹什麼？」簡單的說，三十多年的主婦生涯，很多時候我是主動性或被迫性的在建立自己的內在力量(inner power)。在亞洲受基礎教育，在亞洲文化薰陶下長大的我～一個女孩，內在力量其實是個很深的議題。我可以說是來美國後才深刻體會到自己曾中過的毒，體會到自己的內在力量是脆弱的。毒針、毒藥是在我還天真無知的年歲就在這裡那裡、這事那事、有的沒的、有意無意間一點一滴的注入。削弱女孩內在力量的最佳方式，就是社會、文化、習俗、輿論、傳統上給她們一堆框架。這些框架幾乎都殊途同歸的落到一個價值取向上，就是「妳要乖，要聽話，好給『我』方便」。那個「我」是誰？往往是威權者或父權者，他們中有男性、有女性。這種毒素出現在家庭裏、學校裡、鄰里間、職場上，如水銀瀉地流入社會各角落。女孩自小被教導做張乖乖牌，其實就是教她們「把妳自己縮到最小去讓別人。妳的權力、權利不重要，取悅別人才重要。」這種教導令女孩，以及成為女人後，極易被人操控擺佈。她們想掙脫，但又會產生罪惡感（被框架成功鎖住的證明！），於是內在糾結痛苦的繼續吞忍。讓讓讓，讓到受害時，不敢說、不敢叫。忍忍忍，忍到得內傷，情緒無出口時，就拿更弱小的孩子出氣。退退退，退到最後可能連命都沒了！英國人對女孩的教育是，「妳可以放棄很多東西，但絕不要放棄妳的權力(power)。」給這種 empower 女人的教育理念按好多個讚！

「不讓」並不是指跋扈不講理，而是指有力量有能力捍衛自己的主權。我的一名親戚進了西點軍校，這需要有老師和參議員幫他寫推薦信。有天他去看望幫他寫推薦信的老師。老師問他：「你知道我為什麼願意替你寫推薦信嗎？」他搖頭。老師說：「我看見你剛移民來美國時，在學校被同學霸凌，你都忍氣吞聲下來。可是後來我看見你會挺身捍衛自己了，這使

我相信，若國家有難，你能挺身而出捍衛家國。」人一旦有足夠的內在力量，除了自己受惠，他人也間接受惠，世世代代受影響。人無內在力量，往往只能長成 **codependent** 的模樣，歪歪倒倒的靠在別人身上活，一生在找大樹靠；健康的互動是 **Interdependent** 的，在彼此都是身心完整的狀態下相生相助。為母者無內在力量，孩子事實上只擁有個破碎的母親；更甚者，孩子被迫要成為大人，去照顧那站不起來內在塌陷的媽媽。

女性生長在亞洲、中東文化下，絕對需要在自我價值上有反思和覺醒。別說亞洲、回教文化了，美國女人直到 1920 年才有投票權，比男性的 1892 年晚了近 30 年。當時反對女性投票權的男性們說：「怎麼可以讓女人投票，她們懂什麼！」別說 100 年前的美國了，2020 年辭世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Ruth Bader Ginsburg** 在念法學院時，曾有一位教授走到她桌邊說：「妳知道嗎？妳佔了一個男生的名額。」這種話竟然出自一個法學教授的口，在二十世紀的美國！你也可以想見，金斯柏在當年的法學院必是稀有動物，當年女性普遍也不認為自己有權走法律人這條路。金斯柏受辱的切膚之痛也令她發誓一輩子要為受壓抑的女性爭取平等。她念書期間，不但課業繁重，還要照顧年幼子女及重病的丈夫；然而她一路奮發，不忘初心，從入法學院前在律師事務所做個小雇員，到最後做到九位最高聯邦大法官之一。這種女性給她掌聲都來不及，卻也避免不了沙文思維的襲擊。放眼全世界，不難了解還有太多女性是被迫活在高壓、不平等、被剝削、時時恐懼的桎梏中。

全世界女性的故事、遭遇、經歷總深深打動我。成年歲月中，我一直在和過去的自己對話，期望藉著分辨、釐清、打破、重塑出一個更新的自己。這個過程曠日費時，但必須進行，因為我是兩個女孩的母親，我先得把我這上樑調整再調整，否則會不知不覺的甩給她們一些莫名其妙的框架，一些早該當柴火燒掉的框架。在家族中，我往上可看到三代女人，我的外曾祖母、外婆、母親，往下看到我兩個女兒。五代女人中，我看見時代的進步。感謝那些為女權奮鬥的男男女女們，苦情、悲情不該理所當然成為女人的宿命；那是被沒有內在力量的女人，加上身旁自私者、無知者在缺乏家庭病識感的情境下日積月累，推波助瀾造成的。

你問我：「妳每天在家幹什麼？」我常只是笑而不答。題目太大，我真是無法三言兩語道盡。

沙灘漫步人生路

君人

久困愁城後終於來到了海邊，抵達的時候已是深夜，窗外看去只是隱約可見白浪擊打沙灘。

第二天一早醒來，看見窗外滿眼都是碧海藍天，忍不住趕緊下樓去海邊。海水剛開始退潮，在沙灘上留下一些小水窪。漫步中我低頭找貝殼，無果。於是開始觀察各個小水窪裡有沒有困住什麼小魚蝦也許我可以搭把手救出來，趁潮水還沒有退得太遠放回海裡。無數個水窪後我終於發現了一隻微型小魚，不足一釐米長，身材只有別針粗細。那麼小的魚遊得卻很快，我根本不可能抓得到。那片水窪挺大的，我暗暗祈禱水量足夠讓小魚生存到下次漲潮。惆悵之下我駐足觀看小魚，意外發現小魚過得似乎相當的快樂。海風很大，吹得水窪表面漣漪不斷，小魚自己游一會兒，隨著漣漪就勢打幾個滾兒，然後再游一會兒，就這麼交替著反反覆覆。我看著看著也似乎沉浸其中，感染到了它的快樂。

對小魚來說，水窪未必就不是大海的體驗，依舊波濤洶湧。它也許不知道是困在了水窪，有生命之虞。它依舊努力地生活，該游泳的時候游泳，該順勢打滾兒節省能量取樂的時候就打滾兒。我想起了張雨生的歌〈一天到晚游泳的魚〉，說的是它嗎？「一天到晚游泳的魚呀，魚不停游…魚兒水裡游，永遠不會問結果…魚兒魚兒魚兒水中游，游啊游啊游，游得樂悠悠；魚兒魚兒魚兒慢慢游，游啊游啊游，游得樂悠悠…從不覺得不自由…」小魚的無知無畏、淡定自如和努力何嘗不是對我的提醒呢？人生多變，也難免會有擱淺的危險，與其去擔心不可知的未來，不如專注當下，該努力的時候努力，累了的時候就勢打滾兒，然後再繼續努力。把我們能做的做到最好，其他的就交給天主，那樣也不會覺得不自由了。

次日清晨在太陽初升時到海邊散步。海邊只有稀稀疏疏一些散步的人，我走在沙灘上滿眼是碧海藍天，滿耳是海浪拍打沙灘的濤聲。散著步、念著玫瑰經，彷彿是在和天主耶穌獨處。出去散步之前我猶豫要不要戴耳機邊散步邊聽音樂的，幸虧老公提醒難得在海邊聽著濤聲散步才作罷。享受著濤聲陣陣、海風習習的我，終於能夠放空大腦。念完玫瑰經後，我不由得問我自己：如果主耶穌的愛和看顧就像這濤聲，我必須在近在咫尺振聾發聵的時候才能聽得見嗎？而且我的第一反應是要不要戴上耳機把濤聲隔絕呢！在家裡隨著慣性生活好像有忙不完的瑣事，即使度假也帶著太多的慣性制導。我是不是應該在日常生活中也截止慣性，環顧四周，聆聽和感受主耶穌的愛和看顧？

度假結束後雖然遠離海邊，希望這兩個海邊小小的感動能常常回到我的心裡，給我提醒人生路漫漫，唯有主愛永恆不變。



失落的靈修

張宏秀

若在人世上失去最重要的擁有，使人經驗失落、從有變無、甚至感到一切成空！

因為失落，似乎自己的一部份也消失了，某些角色也失去了（變成曾經是…），生命不再完整，甚至完全！

因為失去，生命空出了空間，天主得以進入！

在人性生命的失去、失落與成空，在靈性生命是由無成有。天主取代了我們所失去的。

我們最終，是要失去這世上的肉身生命。

對靈魂而言，這不也是巨大的失落？靈魂失去身體這個伙伴，感到自己不完整，對新的生命型態也不習慣。靈魂對沒有身體的存在方式，感到陌生、甚至孤單！

耶穌用祂的愛與陪伴，填補靈魂對於失去身體的巨大失落與不捨。幫助靈魂在過渡期接受與適應，跟身體道謝與道別。

靈魂在基督的愛內往前行，繼續成長與被轉化。靈魂越來越習慣沒有身體，也可以完整的存在。

耶穌帶領靈魂，更純粹地進入天主的臨在。

在天主內，當靈魂被天主的光與愛吸引與穿透，感到目眩神迷的驚異！與天主的一體合一，早已取代了靈魂對身體的眷戀。



	COLDWELL BANKER APEX, REALTORS®	COLDWELL BANKER APEX REALTORS®	YANG SONG  2021 JULY 1 MILLION DOLLAR MONTH CLUB <small>100% Woman OWNED COLDWELL BANKER IN THE U.S.</small>
---	--	---	--

銘謝個人捐款及工商贊助

《葡萄藤》《主僕月訊》
歡迎刊登各類啟事及廣告
請洽:

楊治財(Linda)

grapevine@chinese-catholic.org



William Davis Realty

James Ling 林之銘 Realtor®

買賣房屋，出租管理

Cell: (817) 726-6700

JamesLingDFW@hotmail.com



庫克顧問工程公司

Cook Consultants, Inc.

土木、建築、土地開發

12850 Spurling Dr. Suite 120, Dallas 75230

972-387-1920

Jenny_cse@sbcglobal.net

www.cookengrs.com



劉夢連會計師事務所

Maria L Chen

CPA, MBA

501 Industrial Dr.#101

Richardson, TX 75081

(972)699-1165



六福旅行社

U.S.A. GATEWAY TRAVEL

600 Data Dr. Suite 101

Plano, Tx 75075

Tel: 972-960-2000

1-800-878-2828



周恕同牙醫診所

General Dentistry

Christie S. Lee D.D.S.

1729 Analog Dr., Richardson

預約電話

(972)437-0200

www.christieleedds.com



幸福旅行社

歡迎詢價、不怕比價

滿意再下單

615-504-9460 (Christiana)

646-505-7369 (Nicky)

Lucky7gotravel@gmail.com



31 霜淇淋店

Baskin Robbins

11700 Preston Rd. #670

Dallas, TX 75230

(S.E corner of Preston & Forest)

Tel: (214)368-3311



中華天主教耶穌聖心堂

Sacred Heart of Jesus Chinese Parish

4201 14th St.

Plano, TX 75074

(972)516-8500

communication@chinese-catholic.org

To: